

龙游人“遍地龙游”勤劳致富

龙游,浙西小县,地处金衢盆地中部,面积1143平方公里,常住人口36万人。商周时,姑蔑古国。秦王政二十五年(公元前222年),秦灭楚,于姑蔑之地设太末县,成为浙江最早的13个县之一;唐贞观八年(634年),更名龙丘县;五代吴越宝正六年(931年),吴越王钱鏐以“丘”与“墓”近义不吉,又据县邑丘陵起伏如游龙状,遂改“龙丘”为“龙游”。这就是今日龙游的前世。

● 中兴

从抗战说起, “龙游丽水云和月,仙居天台玉环山”

“龙游丽水云和月”,据说是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宣传科长、海宁人吴一飞所拟,堪称绝对。抗日报刊《正报》以“龙游丽水云和月”作上联悬奖征对下联。这上联从民族英雄岳飞《满江红》词中“八千里路云和月”一句化出,又巧妙地嵌入“龙游”“丽水”“云和”三个县名,而且“龙游”可视为主谓关系而使全句意趣盎然。要对出下联,实非易事。

《正报》公开征对,但两年过去,均无佳作。两年后,省府召开县长会议,恰巧仙居、天台、玉环三县长同居一室,吴一飞触机有感,对出了下联“仙居天台玉环山”。下联也嵌入“仙居”“天台”“玉环”三个县名,“仙居”可解为“仙人居住”而构成主谓关系,妙成佳对。

“龙游丽水云和月,仙居天台玉环山。”这副绝对,创造了壮丽清幽的诗境:蛟龙畅游丽水,白云飘飘,明月皎皎;神仙居住天台,白玉莹莹,环绕青山。“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”,一片灵光直透心魄;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”,一股仙气直冲云霄。

那个年代,并不是平和喜乐的岁月,更不是风花雪月的日子,而是战火纷飞、兵荒马乱的年头。正值抗日最艰难时期,浙江文人不是闲着没事,在抗日烽火中吟诗作对,而是巧妙通过征对,一“联”激起千层浪,唤起全省民众决不当亡国奴的浩然正气。

《正报》4开一张,力主“小报大办”。随着金华陷落,浙江临时省会从永康方岩迁至云和小徐;《正报》社于1942年7月16日辗转撤至龙泉出版,1943年3月29日再迁云和小徐,于4月18日出刊。1944年夏,日寇流窜浙南,临时省会疏散,《正报》迁往永嘉。

当时的云和恰巧是浙江省临时省会。日寇铁蹄,山河破碎,将士们每夜看云和月。吴一飞正是在云和,想到了岳飞的《满江红》,“三十功名尘与土,八千里路云和月”,用“云和月”三字就勾连了千年之后抵御外虏的民族大义。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,“龙游丽水云和月”,祖国如此大好河山,岂容日本鬼子践踏!壮哉我中华民族,岂能甘当亡国奴!

《正报》社社长吴望伋(1905—1992),字靖夫,号治安,东阳人。清代有林则徐虎门销烟,民国吴望伋浙江禁烟。1932年冬,27岁的吴望伋出任浙江省特派禁烟委员,巡回督禁丽水、缙云、青田、龙泉、松阳、东阳、永康、宣平八县烟毒;1934年夏,巡回督禁嘉兴、平湖、崇德、海盐、嘉善、桐乡、富阳、海宁八县烟毒。他大造社会舆论,动员群众一起来做这件事,在社会上教唱《肃清鸦片歌》,在街头巷尾张贴浙江省特派禁烟委员布告,主持制定《浙江省肃清毒品条例》。短短二年,立下大功。1936年4月,吴望伋擢升浙豫二省特派禁烟委员(中将衔),全省各行政督察专员暨县长,均受其指挥。吴望伋霹雳禁烟,肃清烟毒,民众称赞,被誉为“浙江林则徐”。抗战期间,他任浙江省参议员、浙江省社会事业促进会理事长、《正报》社社长。

有趣的是,吴望伋将《打倒列强歌》改写为《肃清鸦片歌》:“打倒鸦片,打倒鸦片,除烟祸,除烟祸,肃清毒品成功,肃清毒品成功,齐欢唱,齐欢唱!”

《正报》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。然而,正是吴望伋创办的《正报》,无意中给浙江抗战留下“龙游丽水云和月,仙居天台玉环山”的不朽对联。



龙游商帮,“遍地龙游”的本质是勤劳致富

龙游人经商始于南宋。南宋临时迁都临安后,修建了东起杭州、西接赣湘的官道。这条官道从梅岭关入龙游,穿越龙游全境,开启了龙游人经商之旅。明人徐复初说:“邑(龙游)当孔道,舟车所至,商货所通,纷总填溢。”

明清时期,我国出现了著名的有徽商、晋商、江右帮、洞庭商帮、山东商帮、秦商、潮商、闽商、龙游商帮、宁波商帮等十大商帮。商帮的出现,是商品经济的重要标志。明万历《龙游县志》记载,龙游商人“挟资以出守为恒业,即秦、晋、滇、蜀,万里视若比舍,俗有‘遍地龙游’之谚”。“遍地龙游”就是龙游商帮。

龙游商人初露头角于南宋,迨至明代蔚为大观,万历时已“遍地龙游”,至清康熙间有增无减。南宋龙游韦塘人朱世荣,“流寓常州致富,置产巨常州三县之半,后归衢江古码里,复大置产,当时以为财雄衢常二府”。明嘉靖年间,商人童巨川

在宣府大同做边贸生意,“一往返旬月,获利必倍,岁得数万金,自是兄弟更相往来,垂20余年,遂成大贾。”明隆万间龙游知县万廷谦就说,“龙丘之民,往往湖口于四方,诵读之外,农贾相半。”晚明天启时“龙游之民,多向天涯海角,远行商贾,几空县之半,而居家耕种者,仅当县之半。”至清康熙间,童氏家族“多行贾四方,其居家土著者,不过十之三四耳。”明代50%的龙游外出经商者,清代增加到60%—70%,留守的是妇女、老人和孩子。

龙游商帮不像晋商手握巨资,经营票号;也不像徽商垄断盐碱,声名显赫。龙游商帮做的是特产贸易、传统手工业、文化产业等生意,涵盖山货、造纸、刻印、珠宝、丝绸、矿冶、垦荒等行业。如珠宝古董业,明代著名地理学家王士性在《广志绎》中说,“龙游善贾,其所贾多明珠、翠羽、宝石、猫睛类软物。千金之货,只一身自赆京师、贩絮、僧

鞋、蒙戎、襦裤巨疽、膏药内皆宝珠所藏,人无所知者。”如傅家来开设“傅立宗纸号”,所造之纸,统一加印“西山傅立宗”标记,坚韧白净,均匀齐整,且比同类纸重十多斤,畅销大江南北。

龙游商帮把财富带回家乡,并将外地风尚带回龙游。明隆万时陆瓚就说:“习尚昔固号俭嗇也,今则日事于侈靡。”涂杰亦云:“服饰多用纱绢,器皿多用金银,侈靡相高,已非一日。”“邑中室庐往称朴素,万历中叶渐以雕琢相高。”万历年间已呈“俗侈靡,尤效慕三吴之豪”趋势。龙游商帮给龙游带来经济富庶和生活安定。时光流逝,冲淡了龙游商帮的辉煌,只留下一个个散落在浙西大地上的民居大院,不免令人深思。

龙游谚云:“鹅有鹅路路,鸭有鸭路路,田鸡没路。”千百年来,龙游人脚踏实地,埋头苦干,走的是“遍地龙游”之路,工商结合之路,勤劳致富之路。

当代龙游人正在走出“东游西游,勿如龙游”

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研究认为,“从龙游商帮的经营活动来看,它们是无法做大的。一是经营的行业诸如纸张、印书、珠宝、山货等都是小行业,缺乏晋商的票号,徽商的盐业、洞庭商的粮食等贸易量大的行业;二是他们从始至终都是中小商人,靠自我奋斗经商,没有走上官商结合之路,这与江右商帮等没有做大相似,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,他们没有在近代社会实现成功转型。龙游商帮是十大商帮中的一个小商帮,也是衰亡之后再无起色的商帮。”

龙游商帮的消亡令人唏嘘,其经商格言却闪烁古今。一是崇尚奋斗。“道由天定,事在人为。”“思路决定财路,一切都是人为。”“财散人聚,财聚人散;取之有道,用之欢乐。”“贵中看贱,贱中看贵。”“逆境看顺境,顺境看逆境。顺逆都来看,经商风险小。”二是调查研究。“裁衣先量体,经商先摸底。”“不摸行情休开店。”“常去同行看看,生意不会清淡。”“多看则清,多听则明,多思则准,多干则成。”今天读来,还是富有价值。

龙游商帮已经消亡百年。今日龙游,在浙西还算不错,但已远逊于明清时不如己的义乌。2021年龙游县生产总值288亿元,仅为义乌的16.7%;进出口总额只有54.7亿元,仅为义乌的1.4%;财政总收入37.3亿元,仅为义乌19.3%。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、走向共同富裕的当代,龙游自我奋斗的商业精神弥足珍贵。

龙商自立自强。龙游商帮出自浙西偏僻之地,既无官府支持,又无宗族势力作坚强后盾,却能在强手如林中崛起,自立于商帮之林。明中叶流传着三句谚语:“钻天洞庭遍地徽”,“无徽不成镇”,“遍地龙游商”。十大商帮中最活跃的是洞庭商、徽商和龙游商。龙游商帮崛起浙西,逐鹿中原,远征边关,漂洋出海,成为中国三强。

龙商亦商亦儒。南宋时,孔子第48代孙孔端友移居衢州并建立孔子南宗,儒家文化深深影响了龙游商帮,坚持诚信为本,坚守以义取利,形成儒商品格。龙商看重“财自道生,利缘义取”、“以儒术饰贾事”,将诚信作为经商从贾的

道德规范,是成功要诀。

龙商海纳百川。龙商开放包容。明清时期,许多外籍商人奔赴龙游经商,有的还寓居于龙游,推进了龙游商帮的发展。康熙年间,徽商程廷柱在龙游经营典业和田庄,汪文俊经营盐业,赣商周学锦从江西抚州商于龙游。据记载,外地人迁入龙游经商并成功者,至少有83姓430族。

龙商开拓进取。龙商富有开拓精神,视天涯海角若比邻,无远弗届,秦晋蜀滇,万里皆至,享有“天涯贾客”美誉。据记载,“成化元年(1465),有浙江、江西等布政司安福、龙游等县客商人等,不下三五万人在王府坐(生)理,偏处城市乡村屯堡安歇,生放钱债,利上生利,收债米谷,贱买贵卖,娶妻生子,置买奴仆,游食无度,二三十年不回原籍。”数万人长途跋涉到云贵一带,雇佣当地劳动力,从事垦荒耕种,成为中国西部开发的先驱。

“龙游丽水云和月。”龙游是一片大气的土地。“春风吹又生”,龙商精神日渐复兴,“遍地游龙”一定能够走向诗和远方!

